

让家人的心更近

姚霏

从外地过完年回沪,我们就开始了自我隔离。女儿奇怪地问:为什么我们不能外出了?我告诉她,因为有种传染病在流行,我们从外地回来可能会携带病菌,为了自己和大家的安全,我们要在家里呆一段时间。打开电视,各种新闻报道不时更新,女儿大大的眼睛带着更大的困惑。我觉得,隔离期间最重要的事,是让女儿不要对疾病妄生恐惧。

我拿出手机搜索了几张病毒照片,告诉她,这就是造成这次很多人生病的小家伙。病毒还有一个比它稍微大一点的朋友叫细菌。它们造成了人类的很多疾病,人类也发明了很多方法来控制它们,消灭它们。但其实,一些细菌和病毒也可以和人类相安无事。我们肠道里就有很多有益的细菌,如果没有他们,我们就会消化不良。感染病毒也不都是坏事。去年冬天你得了甲流,虽然很难受,但只要多喝水、多休息,过了一星期身体就会康复,病毒帮助我们提升了免疫力。女儿问:“那为什么这次的病毒会那么可怕?”“因为我们没有遵守和大自然的约定,接触了野生动物,染上了从前没有发现的厉害的病毒。不过,人类还是有办法控制它们的。你看新闻里,医生已经让很多人康复出院。而我们要做的,就是不出门、注意个人卫生,让病毒找不到我们。当然,我们也要吸取教训,不能再接触野生动物。让它们安全了,我们也就安全了。”和女儿解释了隔离的原因,小孩子倒也安心了,说病毒其实也不可怕,转身就拿水彩笔画病毒去了。

女儿是安心了。不过,原本清闲的黄金周,变成了足不出户的大长假。一家老小几张口,可要忙坏家里的“煮妇”喽。为了替老人分担,我们全员行动起来。丈夫负责日常采购,我承担了花式美食的制作。隔离期间本就需要注意卫生,我们决定一间一间将家中里里外外重新打扫整理一遍,还能解决因宅在家而导致的“四体不勤”。在床底、在橱顶、在老式樟木箱里,一些老物件难得地在家露了脸。床底下的搪瓷脸盆、呢子大衣、国民床单、前苏联歌曲手抄本、工作手册和先进奖状,都是父亲刻意保存下的青春记忆;橱顶上是上大学时的吉他,已为人母的中年妇女抱起久违的乐器,引来了女儿崇拜的眼神;樟木箱里是去年刚过世的外婆留下的毛线,唤起一家人对老人浓浓的思念。妈妈决定趁着隔离在家期间给外孙女织两件毛衣。而这个春节,那些关于时代的、家庭的温馨往事,随着一件件老物件涌上心头。



元宵节晚上,女儿用在家期间新学会的拼音本领制作了一个个灯谜贴在墙上。我们一边吃着一家人一起包的花式汤圆,一边期待电视里的文艺晚会,时不时还在吉他伴奏下唱几首老歌。疫情期间,我们远离了人群,却也让家人的心更近了。



春天的脚步 (中国画) 张仁芝

非常时期,防疫为重。整日宅在家中,难免烦闷,此时,读书、听乐、赏画,能够让人平静下来。看见冰箱上的冰箱贴《神奈川冲浪里》,我想起了去年10月在日本的一次经历。

那天,汽车驶进了神奈川县的藤泽市,海滨公路上不时地出现骑着单车、穿着紧身运动衣、车上绑着五颜六色冲浪板的人,男男女女,显然是去海边冲浪的。我仿佛闻到了大海的气息,并联想到葛饰北斋的那幅名画《神奈川冲浪里》,心里不禁兴奋起来。

神奈川的浪涛

刘蔚

转过汽车隔离带,穿过看台,便进入了鹤沼海滩。一排排海浪冲向辽阔的海岸线,此起彼伏,奔涌不息。只见一个冲浪手踩在冲浪板上,展开双臂,借助浪头的升力,一个旋转,宛如鸟儿飞翔一样,便冲上了波峰,好不潇洒。也有时机把握不准的,便被汹涌的波涛卷入浪谷之间,没关系,迅速抓住冲浪板,趴在上面,游上一会儿,既是短暂的喘息,也是积蓄力量,准备下一轮的冲刺。左前方有一处黝黑高耸的悬崖,仿佛大海的瞭望台,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冲浪手们跟海浪的游戏。阳光照在海面上,远处水天一色,波光粼粼,浮光跃金。

奔腾翻卷的浪涛,勇敢矫健的冲浪手,让人不禁想起两句宋词——“弄潮儿向涛头立,手把红旗旗不湿”,也让人隐隐看见了葛饰北斋《神奈川冲浪里》的影子。

葛饰北斋是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画家。他的父亲是幕府的御用镜师,家境并不富裕,但北斋从小就受到了艺术熏陶,他当过租书铺和印刷所的学徒,粗学过一点雕刻。不过真正接触艺术,是在19岁那年,他拜到胜川春章门下,正式开始学习绘画。他有过多个名号,直到1805年45岁时,才改名为葛饰北斋。此后他的作品日益丰富,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。北斋的画充满了想象力和创造力。有一次,他和画坛同行比赛。他先在一张大纸上刷出一抹蜿蜒的蓝色,然后抓了只小鸡,让它的脚沾满红色的颜料,小鸡在画纸上随意走动,一幅别致传神的红枫图便出现了。评审者当即判定北斋胜出。

葛饰北斋将前辈大师的创作经验和西方的绘画技巧融会贯通,开创了浮世绘风景画创作的崭新局面,其代表作便是《富岳三十六景》。在《富岳三十六景》的46幅作品中,除了少数的几幅外,富士山几乎都是一个远远的背景,画面的主题则是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劳动生产场景,充满了江户时代的风俗人情。而《神奈川冲浪里》是其中最出名、最优秀的一幅作品。在这幅画中,那冲天而起巨浪,似巨兽的嘴,又像巨兽的爪,仿佛要吞噬一切,既奇伟壮观,又带着几分诡异和神秘。在波浪之间,一条往江户运送鲜鱼的船在巨浪的撞击下颠簸摇晃。与汹涌的巨浪相对峙的是远处巍峨矗立的富士山,动静之间对比鲜明,尽显大自然的雄伟壮丽。

沿着海滩向西走去,一道防波堤进入视野。只见一排海浪呼啸而来,被防波堤挡住后,其势头却难以遏阻,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跃向天空,卷起几丈高的浪涛,然后跌落海滩,犹如散了一地的金银,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,令人沉醉。在浪涛冲向天空的那一瞬间,我不由得在心中欢呼:《神奈川冲浪里》中的海浪就是这样的,我感受到了葛饰北斋画中的神韵。

几天后,在东京墨田区的葛饰北斋美术馆,我仔细看了《神奈川冲浪里》的文字介绍。其实,葛饰北斋描绘的是从东京湾上看到的横滨市神奈川区的景色,在我到达的藤泽市鹤沼海滩的东面。不过,两地都属于神奈川县。更让我高兴的是,在葛饰北斋美术馆的参观证实了我的一个判断,即:《神奈川冲浪里》与德彪西的交响音画《大海》有某种精神上的联系。葛饰北斋的绘画风格不仅对欧洲画坛影响深远,德加、马奈、梵·高、高更等印象派大师都临摹过他的画,而且,法国作曲家德彪西对他的作品也青睐有加。德彪西的《大海》总谱出版时,特意选用了《神奈川冲浪里》作为封面。东西方的两位艺术巨匠就以这样的方式,实现了超越时空的心灵对话。

北马其顿(原名马其顿)《蜂蜜之地》是一部纪录片,它不仅获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提名,还获最佳国际电影(原最佳外语片)提名。这部电影一方面呈现纪录片的特质,另一方面又可被当成剧情片来看。

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这是一部孤独的电影,山地小国北马其顿,荒芜光秃的大山里,仅居住着一户人家——50多岁的哈提兹和她80多岁的老母。哈提兹是土耳其人,未婚,而半盲的老母患病卧床,需要女儿照顾。在偏僻、闭塞、荒无人烟的背景里,她们所居住的简陋泥砖房孤零零地矗立着。镜头跟踪记录哈提兹独自走在悬崖峭壁,然后在岩石的蜂洞(为诱惑野生蜜蜂获取蜂种资源而设置)取出蜂巢,安置在自家的墙洞里。她饲养蜜蜂,采集蜂蜜。

蜂蜜之地

刘伟馨

本片的编导说:“我们本来打算拍短片,拍摄有关该地区的环境——因为河水改道,村庄的变迁。”他们先遇到哈提兹的哥哥,他也是养蜂人,后来,哈提兹进入了他们的视线。“我们最早拍摄的镜头之一是女主打开蜂巢,说:‘我拿一半,留给蜜蜂一半。’这启发了我们把它用作一个主题。”对养蜂人来说,这其实是一个常识,采制蜂蜜,一定不能全部取走,要留下一点给蜜蜂,假如不这样的话,蜜蜂可能会饿死,或者会攻击其他蜂巢。

哈提兹一直保有“我拿一半,留给蜜蜂一半”的理念,用养蜂取蜜,和母亲相依为命。虽然生活有点艰苦,但还能维持。编导说:“一开始六个月,我们只拍女主和她母亲。”我们看见她喂母亲蜂蜜,给母亲吃香蕉,给母亲扇扇子,给母亲洗头,和母亲吵架,唱歌给母亲听,和母亲吻个不够,抱怨母亲当年有人提亲求婚为什么不答应……母亲认为自己是一棵树,再也挪不动了,女儿则认为无论如何,她也不会离开母亲,丢下她不管。影片还表现哈提兹的乐观:唱歌、跳舞、照镜子、爱美而染发……哈提



读碟

兹和她母亲的镜头全部在室内拍摄,因为用光,或者从窗口射进的自然光,或者屋内点燃的蜡烛,这些光照射在人物的脸部或身体,而室内其他部分处在黑暗中,这让画面层次分明,看起来像油画。

本片之所以具有故事性,转机来自一个游牧家庭的到来。编导说:“当游牧邻居搬来时,我们意识到这是明显的冲突。从这儿开始,我们有了故事情节。这场冲突也是第二个主题,我们拍了他们两户人家一百多天。”一个男人,开着房车,带着妻子,拖着一个五六个孩子,后面跟着几十头牛,不知从哪里过来,在哈提兹家旁边安营扎寨。假如入侵者只是安分守己地做他自己的事也罢了,偏偏他看到哈提兹养蜂酿蜜有赚头,于是也开始养蜂。哈提兹把自己养蜂的经验和技巧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,并告诫他采蜜时“取一半留一半”,但这个男人为了多卖一些钱,根本不予理睬,导致他的蜜蜂攻击哈提兹的蜜蜂。不仅如此,他还烧了蜜蜂赖以生存的大树和草叶。在哈提兹将剩余的蜂巢转移到河边的树洞后,又是他锯掉大树,强行掠夺。哈提兹哭着向母亲诉说:“他们害死了我所有的蜜蜂,我没有蜜蜂了。”

这里所记录的真实影像,远比某些故事片来得更为震撼,如果不把“我拿一半,留给蜜蜂一半”仅仅停留在养蜂上,推而广之,它可以是一个平衡世界的自然法则,贪婪、豪取、漫无节制,会摧毁、破坏平衡,导致灾难性的后果。这个游牧家庭后来离去了,而哈提兹的母亲也去世了。不过,冬天到来的时候,她曾和母亲有过一段对话。哈提兹说:“你能想象春天来时的情景吗?”母亲说:“有太多太多冬天过去了。”本片一方面擅用大远景,另一方面又好用特写。片尾,是一连串的漂亮镜头——大远景:人小如蚁的哈提兹行走在雪原里。近景:哈提兹再一次在悬崖峭壁的蜂洞中取出蜂巢。特写:哈提兹充满笑意的脸,面对阳光。

春天从不会缺席

玉玲珑

早晨起来走到窗前,发现昨夜不知什么时候降下了一场春雪,树上都落白了,地上也铺了一层。推开窗子,一股清新的雪气扑入鼻息,对于久蛰在室内的人来说,这来自大自然的气息令人心动。

春天已经到来,虽然冰雪还未消,残冬未尽,但是春天从不会缺席,只要我们耐心等待。

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庚子年的春节,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经历。因为冠状病毒的肆虐,这样一个超长的春节假期来得让人猝不及防。没有了聚会,没有了出行,面对疫情,人们忧心忡忡,除了必需的出门之外,大部分时间只能宅在家里,这样无所适从的状态很容易蔓延成一种焦虑的情绪。与其这样,莫如随遇而安,把这段特殊时期当作是一次闭关,让自己沉下心来,修养心性,还可以利

用这段时间令自己“增值”。我学做了“可乐鸡翅”,家人尝后交口称赞。我又把久已荒废的毛笔字

拾起来,每天练一张,进益不少。我还报了一个讲解中国古典文学的网络课程,每天打卡学习,参加讨论,大家在群里互相加油打气,日子过得倒也充实。

这几日,家里的一盆长寿花开了,令人欣喜。一枝枝小红花攒聚在一起,开出了春天的明媚。这盆花是母亲栽下的,时常侍弄,但是一直没怎么开过花,却赶在这时候开了,在这样一个阴郁的时刻,我们太需要这样明亮的色彩了。我有些明白为什么母亲喜欢这盆花了,长寿花,这个名字承载了人们的一种美好的愿望,每个人都想要健康康地活着。

买菜回家隔着口罩闻到一股香气,是腊梅还在开,整个严冬它都在开,一直开到春天里。忽然就有一丝感动,梅花依旧啊。我在腊梅树下伫立了一会儿,摘下口罩,尽情而放肆地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,充盈着花香的空气。

往年这个时候,我喜欢到郊外走走,看小草钻出来了没有,柳条是否抽出了嫩芽,河里的水变温柔了没有,今年不能出门,就坐在阳台上聆听鸟鸣,春天的鸟鸣特别清脆悦耳。去年冬天院子里新栽下一批樱花树,想必已经发芽。我对今年春天有一种特别的期待,期待与它的亲密约会。相信要不了多久,我们一定会迎来霾清雾散的大好晴日,到时,人们能自由地走到户外,沐浴在美好的大自然中,因为,春天从来不曾缺席。

1982年初秋,经过一段时间昼夜紧张的准备,派出所集中整理了一批犯罪嫌疑人材料。那天下午,高所长首先宣布了12个抓捕对象名单,规定三人为一组,三对一。

吃完晚餐已是晚上6点,各小组开始行动。我带领分局刑队的小金和一名工纠队员,去抓捕一个涉嫌经济犯罪的年轻助理工程师。

小车才开到他住所的弄堂口,就听见里面传来了“噼里啪啦”的鞭炮声。等着我们的治保主任老马,一边搬开弄堂里挡道的自行车,一边悄声告诉,我们要抓的对象,今天正巧在举办婚礼。

我不免有些踌躇起来,今天新郎、新娘的亲朋友都来参加他的婚礼,是他最高兴和最难忘的日子,我们几个“不速之客”突然闯入新房,“咔嚓”一声给新郎官戴上手铐,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他押上小车,这将在他一生中留下耻辱的阴影。

我踌躇不定向小金建议:“我今天逮捕对象正巧举行婚礼,是否等他办完了喜事,明天再来抓他怎么样?”小金坚定地说:“这可不行,已经发出逮捕令了。”我解释说:“这个对象不是犯的恶性案件,情节较轻。”小金叹了口气:“我也有同感,现在动手确实对他打击太大,但逮捕令已发出,空手回去难以交待,万一对象明天去度蜜月跑了,我们要被处分的。”

小金向我讲起了他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:“小李啊!依书生气太重了。我刚到刑队时,有次看管犯人,他谎称要大便,我见他难受可怜样,动了恻隐之心。坐在厕所门外等了许久不见他出来,感到不妙,立刻推门一看,这家伙早已从气窗钻出去溜之大吉了,为此,我背了个警告处分。”

逮捕令,于婚礼后执行

齐兵

簇拥下钻进小车内,须臾,几辆车紧跟着小车向新村外驶去,我们悄然跟上。

几辆新车到上海最高的楼24层的国际饭店门口停了下来,新郎、新娘恭恭敬敬地站在大门前,满面春风地向来宾致谢。透过车窗,只见新郎穿一身黑色礼服,颇有绅士风度。从外表看,他怎么也不像个犯罪嫌疑人,戴一副眼镜倒有点儿像风度翩翩的学者。

我想了一下说:“那么,我们等他们办完了婚礼再抓如何?”工纠队员老王也帮腔说:“晚一点抓不要紧的,我们到时说,找了半天才发现伊,只要人抓到就可以了。”小金沉吟良久,点头表示同意。

我们的小车悄无声息地停在5号楼门口,只见6号门口已有几辆上海牌小轿车和一辆小卡车停在那里。此时新郎、新娘在人群的簇拥下,步出了楼梯,他们又坐车返回新房。新房内爆发出一阵阵笑声,里面闹得欢快,我们却在车内紧张守候。

夜深人静,闹新房的人终于散尽,小金看了下表,已是凌晨2点,我们彼此交换个眼神,上楼敲响了那扇贴着大红喜字的房门。

十日谈

我当社区民警 责编:杨晓晖

假如当时处罚他,他的命运会如何?

